

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 Eurasia 基金會(from Asia)國際講座

第七期「亞洲共同體：東亞學的構築與變容」系列講次(3)

講題：日系外來語在台灣

鍾季儒

(2024.09.26)

中國文化大學 113 學年度 Eurasia 基金會國際講座第 3 回，邀請到本校日文系教授以「日系外來語在台灣」為題擔任主講。鍾教授從 1997 年開始研究中文裡面的日系外來語，這次的演講以她 27 年來的研究為基礎，從外來語的基本認識開始說明，介紹在中文裡面的外來語的特徵，詳述日系外來語在台灣の種類、歷史沿革和使用狀況，以及分析日系外來語對台灣語言社會帶來的影響。

外來語的基本認識

世界各種語言都多少含有外來語，外來語是世界各國文化交流時，必定會產生的現象。使用外來語的原因，通常是要介紹原本沒有的新事物、概念、思想，或是原有的物品刻意用外來語，賦予該物品一個新的感覺。外來語在進入該語言後，有可能會融入其中，變成其中的一部分；也有可能只是一時的語言現象，沒多久就消失了。不像日文的外來語通常用片假名表記，相當容易判別，中文在完全使用漢字的狀況下，只能從頭到尾閱讀內容，靠字面去判斷外來語在哪裡。

中文裡面的外來語

由於中國人保守，不喜歡新的、外來的東西，跟世界其他語言相比，中文是外來語數量偏少的語言。漢字是表意文字不適合音譯，而意譯又太花時間，無法大量生產外來語，導致中文裡面的外來語語數相對偏少。日系外來語大量進入台灣的時期是清末民初的近代和 1980 年代之後的現代，這兩個階段出現的日系外來語，有相當的比例變成日常生活用語，頻繁地被使用。

翻譯外來語的方式，有 1.借用外國語的發音，用最接近的漢字寫出來的「音譯」。2.汲取外國語的意思，利用中文創造出新單字的「意譯」。3.借用外文的文字型態的「借形」。由於中日兩國都是使用漢字的語言，「借形」是日系外來語中語數最多的，即使是利用中文的文字形體，

但內容的意義和文化已經日本化，借形語是日系外來語研究的主軸。

三種中文裡面的日系外來語

台灣的日系外來語依時間先後順序，主要可以分成三大類：1.近代外來語：中國的清朝末期，西洋文明文化大量傳入中國，同時期的日本正值明治維新，也在進行吸收西方文化的工作。中日雙方都在這個時期大量翻譯，產生了相當數量的外來語，由於日本的譯語簡明易懂，逐漸取代了中國艱澀難懂的翻譯(如: **democracy** 德謨克拉西→民主)。這個時期日本的譯語有一部分是「回歸詞」，即原本是中國古籍的詞彙，被日本借用，在日本賦予新的意義後，傳回中文，如經濟、社會等。2.殘存外來語：台灣在 1895~1945 年是日本的殖民地，在加強日語教育多年後，日語極為普及。當時台灣人在公眾場合必須使用日語，回家則講母語（閩南語、客家話等），自然地產生兩種語言混用，久而久之就融合成一體。這些已經融入台灣各種語言的日語詞彙就殘留下來，變成台灣獨有的日系外來語。如榻榻米（たたみ）、歐吉桑（おじさん）、甜不辣（てんぷら）等。

新外來語的研究

二戰結束後日本戰敗，台灣開始由國民黨政府統治。政府一掃日本統治的影響，語言政策上廢止日語、公眾場合禁用日語，和日本的交流頻率降到最低。隨著時代變遷，漸漸地恢復商業上和日本的交流，1987 年解除戒嚴令，日本的流行文化的進口限制慢慢地解除。1993 年開放第四台，電視台終於可以播日文節目，產生出哈日族的社會現象。日本流行商品越來越多，讓新外來語大量被借用，帶給台灣相當大的影響。鍾教授將這個時期傳入台灣的日系外來語稱為「新外來語」，首先為了掌握通盤性的資訊，使用台灣發行的日本情報雜誌《日本文摘》和《Taipei Walker》，蒐集到 1721 語日系外來語，其中借形語佔了七成比率，流行、生活、經濟類的詞彙最多。接著鍾教授利用「自由時報」調查了「達人」和「ポケモン(精靈寶可夢)」兩個 21 世紀初期相當活躍的新外來語，持續觀察並分析各式各樣的新外來語的演變狀況。

鍾教授的最終目的是希望確立新外來語的使用狀況，讓更多人關注外來語這個議題，也期許與會學生們可以伸出學習語言的觸角，多一些敏感度去看待每天使用的中日文，藉由這個過程來增進學習日文的效能。

（撰稿：鍾季儒 日文系・助理教授）